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六二號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八倍計算
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瞭望臺

「長江流日夜」

在本刊新春休息的兩周間，京滬一帶完全是一片混亂的景象：廢曆歲尾年初，南京忙着一陣逃難。大小官員，走的走，飛的飛，捲的捲，溜的溜。到現在，立法監察委員四散各地，行政院遠飛廣州，蔣總統悠居奉化，有一個李代總統，還孤零零地獨對着抹陵殘照。

國民政府那裏去了？大家紛紛猜論，莫衷一是。有的說仍在南京，有的說應是廣州，也有的說當然在奉化。二月五日中共廣播說：「這個所謂政府，究竟還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於南京嗎？南京沒有行政機關。它是存在於廣州嗎？廣州沒有行政首腦。」（六日新聞報）美國聯合社中國分社主任韓浦森說：「國民黨中國的半壁江山，目前還有兩個政府，一個是在華南最大工業城市廣州的流亡政府。這政府有身體沒有頭。另一個是在南京撐持的政府，這政府有頭却沒有身體」。然則靈魂安在？却又大費猜尋了。

不管如何，國民政府從未宣佈過遷都，李副總統又是受總統之命代理的。那末一切還是看李代總統的動向吧。

李代總統一上來唱的就是「和平」的調子。他的代表——如甘介侯——的活動也集中於拉攏各方人士去談「和平」。可是這樣的「和平」運動搞了個把月，到現在一無結果。眼見得老調子快要唱完了。

據說國民黨主腦人士要求「全面的和平」，不許「局部的和平」。李代總統企圖的當是「核准的全面和平」。但事實證明這爲了「核准的和平」的努力亦顯得是白費了。

誰都知道，李代總統令不出都門。——甚至不出總統府邸。譬如說，代總統宣佈釋放政治犯，現在政治犯釋放了幾個？代總統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張學良楊虎城恐怕至今連總統還不知道哩！代總統宣佈被禁的報刊可以復刊，可是地方的軍事當局不答應。代總統高唱和平，廣東主席薛岳却大談五省反共聯防。代總統命令甚至面請孫院長回京，孫院長立刻率令所屬遠飛廣州，代總統的發言人承認中共八項可以作爲談判的基礎，孫科院長却公開表示第一條絕對不能接受……在這樣五色繽紛的情形下，光是「和平」的調子能有什麼結果呢？

中共已經接見了南京的和平代表，上海方面的和平代表顏惠慶等也已得中共的同意飛往北平了，可知和平之門原是敞開的。問題在於倘是「以和備戰」，那就不會有好結果。

「長江流日夜」，時間是不等人的。目前時局在表面上儘管忽明忽暗，但基本的形勢是已經定了的。正是：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杜少陵詩）

季昂和摩薩

據報載，美國記者季昂（Michael Keon 合衆社）和摩薩（Spencer Moosa 聯合社）從北平報道了一連串「虛僞的惡意侮辱中國人民」的消息，引起了北平人民的反響，羣情憤激，一致要求驅逐此兩人。北平的新聞界、大學生和電力工人等都指斥季、摩兩人爲「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北平大學生聯合宣言稱：「季摩兩人

目錄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社址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本刊訂價（暫限二月）
平寄：八百元
掛號：一千〇四十元
航平：一千一百二十元

訂戶三大權利
（一）訂閱期內刊郵費不張價
（二）訂戶購本版書七五折優待
（三）義務代辦書刊
・注意・定戶惠函査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

的惡意報導，引起了北平人民空前未有的憤怒」。

十二日，那位摩薩發出一則專電，劈頭第一句就說：「反美運動正在北平增長」。接着斷章取義地摘錄北平人士的意見，並且說他們的所以遭反對，是因爲據說報道了一項新聞，說到「北平人民的歡迎共軍，猶如過去歡迎日軍、美軍和國軍一樣」，而這，據摩薩稱：「我從未說過。」

看這則專電，摩薩似乎毫無「火氣」，實則用意深到。說「反美」而不說「反美帝國主義」，這是很易引起誤解的。因爲從報上所載北平人民指斥摩季兩人的話看來，可知他們反對的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而顯然不是「美國的人民」，摩薩和季昂是否就能代表「美國的人民」呢？此其一。再則摩薩輕輕地說一句「我從未說過」，那末這難道是北平百萬人民說謊，故意「侮蔑」了兩位了？何以會引起如此激昂的公憤呢？據傳陝北電台曾對摩薩等廣播，說你們雖曾祕密直接把造謠的電訊打回美國去，卻無法阻止我們接獲這些電訊云云，這倒是一針見血的幽默，此其二。

總之，如甘心充當什麼工具則已。否則，要當一個眞正的新聞記者，他必須看淸已經變了的新的環境，明白今天的北平不是台灣，首先得把中國的人民放在眼裏；更要知道，新聞自由的眞義不是造謠侮蔑、輕浮詭辯的自由！

和平與備戰

美國對史太林的和平建議又一次說了「不」。一月三十日，史太林答覆美國國際新聞通訊社記者史密斯所提出的問題，表示蘇聯願與美國發表聯合聲明，保證對一般問題的和平解決，不必訴諸戰爭。

可是美國國務卿阿契遜卻立即表示拒絕，杜魯門總統接着聲明：美國「不願在聯合國之外與蘇聯談判」。

近年以來，美國的行動那一樁不是繞過聯合國呢？馬歇爾計劃、大西洋聯盟——。但是對於蘇聯一伸出和平之手，卻忽然又說「不願在聯合國之外」了。況且大家聲明「不必訴諸戰爭」，不是正符合於聯合國精神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嗎？明眼人都能看出，艾契遜和杜魯門的東推西托，原來根本是爲了美國不要和平，怕和平哩。

杜魯門總統儘管爲着競選曾經裝出了種種對蘇和平的姿態，美國國務卿儘管已由文人的阿契遜接替了將軍的馬歇爾，但美國的世界政策卻絲毫沒有本質的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服從於華爾街的經濟利益和要求。在今天，美國的獨佔資本家爲了獨霸世界和避免恐慌，是要繼續冷戰和積極備戰的。例如上月十一日杜魯門向新國會提出了四百二十億美元的龐大國家預算（打破和平時期記錄的）其中軍費一項佔一百三十億美元，較之一九四八年度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

在一九四八年中，美國經濟恐慌的跡象已是非常之顯著了。在這一年中，美國的總生產量雖然達到了空前的高峯，但美國的國外市場卻顯然在縮小，國內市場更達到了飽和程度。找不到買主的工商業家，只能更多地把他們的存貨送進了堆棧。

杜魯門企圖以備戰政策來擴張市場；爲了備戰，不能不繼續「冷戰」，反蘇反共。所以，杜魯門在就職典禮演說中，特別强調反蘇反共；所以，史太林一提「和平解決」「不必訴之戰爭」，他便抱頭鼠竄，馬上拒絕了。

看中了「落後區」

一九四八年是馬歇爾計劃實行的第一年。一年來的馬歇爾計劃並沒有幫助美國解決了問題，美國在這一年中的輸出還是跌落的。例如美國在一九四七年的輸出爲一百五十億美元，而在一九四八年，它的輸出僅爲一百十五億美元。

爲此之故，美國的目光又橫掃到世界別處角落了。杜魯門在就職日演說中，又宣佈了所謂「開發落後區」。什麼地方是落後區呢？指的是遠東、拉丁美洲以至中東各地區。如何開發呢？那就是由美國政府資助或派遣技術專家，和企業家，到「落後區」各國去發展輕工業與農業，並鼓勵美國的資本家向這些地區投資。

紐約時報（一月廿八日）稱杜魯門的計劃爲「敢作敢爲的新計劃」。就它的侵略性言，這的確是「敢作敢爲」的；就計劃的意義言，「落後區」雖是新創的名詞，卻絕不是新的。這不過是貼上新商標的殖民計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攫取殖民地的資源和獨佔殖民地的市場，並使這些地區化爲美國的海空基地。

美國陸軍部的「間諜報告」

二月十日，美國陸軍部突公佈麥帥自東京遞來的報告書，揭露蘇聯遠東的間諜案，據說「該批高等間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竊取日本內閣與東京德國大使館機密文件，探知德國將進攻蘇聯而日本決不出此，使蘇聯得從容調遣西伯里亞駐軍至莫斯科阻止德軍前進，挽回戰局」，該間諜網並包括美國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及英作家斯坦因（Guenther Stein）在內云云。該報告全文長達三萬二千字，報上僅載摘要，據傳「全部案情駭人聽聞，讀之如觀好萊塢的連續電影」。

美國眞是以好萊塢出名的國家。連「硬性」的美國陸軍人物也染上了好萊塢的趣味。無疑地，這齣「連續電影」，也許又可使那些反蘇反共成癖的人們拍手過癮了。可是就其正確性而言，卻反而顯出導演的手法是如何的「低級」啊。

我們同意十一日上海大美晚報社評的意見，以爲這篇報告是無稽之談，該社評又指出，麥帥報告的資料來自日本人，那可大大上了當，因爲日本人是痛恨史沫特萊和斯坦因等的。

其實呢，這次大吹大擂的遠東間諜案，也正是冷戰的側面文章的一部份。在今天美國擴張政策到處失敗的情形下，這件事情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史沫特萊說得不錯：「準備該項報告的麥帥總部情報人員，係基於一種邪惡的政治動機」。（九日合衆電）

二月十六日

鱷魚的眼淚

——所謂「援助落後國家計劃」

筍

杜魯門提出了一連串的計劃：跟他向國會提出火藥性的龐大備戰和武裝西歐的計劃的同時，在他就職的那天，又提出了所謂援助落後國家計劃。

應該強調：這不是普通的不關重要的計劃，而是美國反動派的奴役與擴張政策的又一新的謀略。當這計劃宣布以後，國務院立卽廣集專家，頻頻集會，研擬計劃的具體草案。在美國國內外，也立卽引起廣泛的反響。美元的忠實奴僕們，如貝文之流，喜形於色，讚聲不絕。七日在成功湖揭幕的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把它列爲「議程中最重要問題」。世界銀行及泛美經濟社會理事會也聲言支持這一計劃。

馬歇爾計劃的補充

合衆社二十日華盛頓電稱：

「杜魯門爲建設世界各落後地區而提議之大胆新計劃，或將爲美國外交政策之另一重大步驟，堪與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並駕齊驅。」

這是毫不誇張的說法。自杜魯門提出這計劃的市儈性與反動狂的語調，到各方面所反映的這個計劃的一般面貌，都充分表現了這計劃在美國政策中的重要性——「堪與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並駕齊驅」的重要性。

杜魯門的就職演說，被華萊士稱之爲「近於宣戰演說」，而這計劃就爲其主要的內容之一。

合衆社廿六日華盛頓電：

「外交當局認爲杜魯門之建議，係在指定地區與共產主義鬥爭之新策略。按蘇聯因美國專注西歐之復興，故圖在落後地區發展。美官方稱此次美國廣泛之援助計劃，可爲東西爭執之重要轉捩點。」

法新社一月廿一日華盛頓電報導的「消息靈通方面」的意見，作了更進一步的註解：

「此種援助所基之政治主義將寓於彈性，並屬試驗性質。例如援助由共黨控制之區域，亦非絕不可能，只要美國政府認爲此項援助不致直接使莫斯科受惠，而易於引起受惠者對美國之同情者。」

我們尤其不能不把貝文的熱溜溜的話，引述一下：

「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以什麼來答覆共產主義。良好的生活水準，快樂與接觸西方世界，就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答覆」（倫敦廿五日廣播）。

美國及英國一些的反動派，虎視眈眈地，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崛起的人民的民族的覺醒與鬥爭，都加上「克里姆林宮的擴展」的帽子，以便他們插足進行奴役與擴張的陰謀，已是舉世所知的手法了。現在，美國在歐洲已廣泛的進行着奴役與擴張的政策，在攫取歐洲馬歇爾化國家的獨立主權及大好市場一點上說，不能謂成就很小。對於「落後國家」——廣大的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侵入與攫奪，雖亦成就非小，但還沒有推行起一種像「馬歇爾計劃」那樣完整和深入的規模，特別是現在在這廣大國家裏，如中國、東南亞等地，人民的民主與民族解放運動已高漲到淹沒世界的頂峯，那末，像「馬歇爾計劃」那樣完整的深入的規模，一面藉以更有力的支援這些國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階層，一面藉以更直接地鎭壓這些國家裏的人民與民族解放鬥爭，就成爲急不容緩的事情了。

如果「馬歇爾計劃」再加上「援助落後國家計劃」，一手抓住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另一手抓住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對於「金元帝國主義」（美國一議員語），不更大功告成嗎？難怪美援太上皇霍夫曼二十五日晉謁杜魯門後，要說「杜魯門的新方案（指此計劃）可以併入馬歇爾方案」了，因爲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互相補充的東西。

鱷魚的口

莫斯科電台外交評論員列尼次基三日評論稱：

「美國藉口開發落後地區，是爲了對有權作民族及社會解放之海外地區被壓迫人民，實施其殖民地及反動統治之目的」。

這是一針見血之詞。

鱷魚的眼淚是這樣滴落着的：

「世界半數以上的人民，生活在近於窮困的情形中。他們的糧食不充足。他們是疾病的受難者。他們的經濟生活是原始式而停滯着不活動的。他們的貧窮，對於他們和比較繁榮的區域，是一種阻礙和威脅。在歷史中第一次，人類具有知識和技能，用以減輕這些人民的痛苦。

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把我們的技術知識寶藏的利益，供給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以便幫助他們實現他們改善生活的願望。而且，和別國合作之下，我們應當對需要開發的各區域實行投資。」（杜魯門就職演說）

杜魯門並開始堅定的相信：

「經驗表明，在他國工業與經濟有進步的時候，我們與他們的商業也有擴展。更多的生產，是繁榮與和平的關鍵。」

但更眞實的，却是鱷魚張開的血口。法新社二十一日華盛頓電稱：

「美國專家將可能由此計劃獲得利益之區域分爲二類：一爲人口稠密而生產落後的國家，如中國與印度；一爲人口稀少而生產落後的國家，包括拉丁美洲與中東諸國。……計劃之第一階段將以技術爲主，但可能繼之以物資。在第一階段中，美國技術專家及企業家在美政府支持下，將致力於發展輕工業，以提高生活水準，同時促進農業生產。美政府同時將設法改良若干重要區域中之運輸設備，以便將糧食自生產中心運往消費區。政府研討若干計劃，以政府給予某種保證之方式鼓勵美國私人公司向貧窮區域投資。……美國農業界人士預料一九四九年美國小麥及穀類之產量將達到空前數字，但因歐洲國家業已減少美國糧食之進口而甚感焦慮，因此渠等希望杜魯門援助落後區域之計劃，最後能包括將美國之剩餘糧食供給此等國家」。

聯合社二十四日華盛頓電：

「政府高級人士稱：政府或將要求議會撥款十億元，以支援杜魯門總統的「果敢新計劃」，開發世界落後區域。此款將由美政府貸給各國，與各國

自訂的開發資源計劃相輔而行。……其他官員稱：此項計劃需要美國政府、世界銀行、受援各國與美國私人資本四方面協力進行。貸款必須償還，並無類似經濟合作總署的贈款規定。」

這是極爲明白的。美國所謂援助落後國家計劃，是一個龐大的投資計劃，並且是較經合總署所執行的還要苛刻的投資計劃。同時，所有的投資（包括技術及各受援國的開發計劃），只是爲了提高各落後國家的農業生產及開發地下資源；而工業方面則僅限於一些輕工業。美國的農業資本家，甚至還要把落後國家當作其過剩農產品的傾銷市場。這樣的計劃，顯然是歷史上習見習聞的帝國主義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腥計劃，不過這是由美元帝國一網打盡的計劃罷了。

莫斯科電台評論員列尼茨基認爲「吾人最應注意者，卽美國將藉此種計劃擴張海外區域之海空基地網。美國特別認爲遠東及非洲係落後區域，此卽爲何美國重要海空基地業已沿東亞及北非海岸伸張之原因」。這也是美國援助落後國家計劃應有的文章

且看例證

如所周知，馬歇爾計劃並未絲毫協助西歐各國復興和發展國民經濟，反而盡情阻止和破壞西歐各國對美具有競爭性的許多主要工業及農業之發展，結果美國只是藉着計劃把西歐變爲其經濟附庸及軍事基地。現在的援助落後國家計劃也不會例外，甚至是更爲慘酷的。

杜魯門特別重視亞洲不是偶然的。他說：

「假使亞洲人的購買力能夠稍微提高——譬如說提高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美國就可享百年的繁榮。」（杜魯門二十一日在米蘇里州參議員早餐席上演說）

同時，美國將建議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設立機構，協助推行這個計劃。

那末，這就正好，我們可以拿美國及英國的代表們對亞洲及遠東發展經濟的態度，來看看這批鱷魚們的眞面目。

我們知道，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屬下的機構，在歐洲有歐洲經濟委員會，在亞洲有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後一機構成立後，曾在我國的上海，印度及非律賓等地舉行過會議，其工作的進行，僅在搜集資料和擬具發展經濟的計劃，以及解決一些組織上的問題，並進行得非常緩慢。去年秋在印度開會時，該會的一個計劃發展工業的工作小組，在美英代表領導之下，草成和提出一個報告書。該報告書充分反映了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的一貫觀點，既未充分說明亞洲的那些國家的民族工業主要部門的發展情况，而且根本就把發展亞洲重工業，藉此提高亞洲各國的經濟獨立等問題，迴避不談，全篇的重心都放在開發亞洲的農業資源及發展貿易上面。

舉例來說，該報告書關於中國的部份，並沒有注意到機器製造業，沒有注意到開發礦藏以發展冶金工業，也沒有注意到作爲中國紡織業基礎的棉產問題，雖然報告書的一大部份都是關於紡織業本身的。這意味着什麼呢？還不是意味着中國照此方向永遠也沒有希望達到工業化及擺脫對外依賴的半殖民地地位嗎？

又如關於馬來亞部份，該報告書更乾脆的建議以發展農業爲主，而實際上馬來亞有大量的礦藏——全世界最豐富的礦藏之一。如果能夠開發馬來亞的礦藏，則一方面將幫通馬來亞工業的發展，同時又將幫助亞洲及遠東其他各國的工業發展。但報告書不願作此建議。

關於非律賓部份，報告書並未考慮到開發煤產問題，然而，非律賓的煤產，比非律賓常常輸入的日本煤和澳大利亞煤要豐富得多。

我們知道，這樣的報告書，是受到了出席會議的蘇聯代表團團長諾維柯夫的指責和反對的。他曾嚴正地說：

「我們不能接受那些建議，它們要在經濟落後諸國發展工業，生產半製成品，而忽略冶金工業、機器製造業和化學工業。因爲這樣一來，就要使那些國家更加倚賴經濟發達的國家，而與亞洲及遠東各民族增強經濟獨立，發展民族文化的願望發生直接的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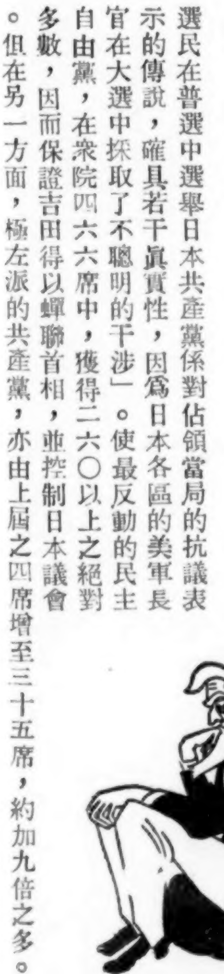
美英代表們在亞洲及遠東經委會所採取的，被蘇聯代表團上述所指責的態度，完全可以適用於美國所謂援助落後國家計劃的假惺惺的實質。

美國對日政策的苦惱

孟憲章

一

最近因日本普選與遠東情勢發展的結果，美國對日政策，已陷於極端徬徨苦惱的境地。首就一月二十三日，新憲法頒佈後第一次普選的結果說，雖說因爲美軍與所謂「吉田選舉管理內閣」之蠻橫的干涉（如限制候選人活動以便利舊議員蟬聯，逮捕因登載共黨候選人名單之共黨機關報紅旗報發行人），卽吉田亦公開說：「關於日本許多選民在普選中選舉日本共產黨係對佔領當局的抗議表示的傳說，確具若干眞實性，因爲日本各區的美軍長官在大選中採取了不聰明的干涉」。使最反動的民主自由黨，在衆院四六六席中，獲得二六〇以上之絕對多數，因而保證吉田得以蟬聯首相，並控制日本議會。但在另一方面，極左派的共產黨，亦由上屆之四席增至三十五席，約加九倍之多。





在全國選票三千二百萬中，共黨竟獲得了三百五十萬之多，這就是說，平均每九個日本選民中，卽有一人投共產黨的票。根據日本憲法，在衆議院擁有二十名席次以上的政黨，可以獲有各種團體交涉權，參加衆院各種委員會，擁有二十五名以上的政黨，有權提出各種法案。現在共產黨獲取三十五名席次，各種委員會都將接受共產黨的議員代表，而且它隨時可以向議會提出各種法案，不管能不能通過，它都有機會向議會內外表示並宣傳它的政見，這樣較之祇有四名席次的時代，不管願意或不願意，議會本身就必須更重視共產黨的存在。選舉前，大家都預料到共產黨的勢力必然會增加，東京的一位外國觀察家曾發表過如此的意見說：如果共產黨的席次增加一倍。那麼這一倍的席次將使共產黨的實際影響增加好幾倍，因爲共產黨是最善於抓住現實而予政治以影響的。如今共產黨的勢力不僅增加一倍，幾乎膨脹了近九倍，這自然會使得擔心的人更擔心了。

近三年來，因日共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代表勞工及公職人員利益，反對盟總頒佈的禁止罷工與所謂波茨坦政令，反對蘆田與吉田內閣取締公職人員的罷工權與團體契約權，修改公職人員法，並計劃仿照美國辦法，通過反勞工法與「非日活動調查委員會」，曾博得全國勤勞大衆之擁護。在去年連續不斷的大罷工中，實際卽由日共領導。不過尙有一部勞農組織，掌握在所謂社會黨左派手中。此次普選結果，社會黨領袖片山哲，以及以該黨左派姿態出現的加藤勘十、野溝勝等，均行落選。工農選票，大都均投奔到共產黨了。去秋，日本右翼工會選舉，左派得勝，使日本勞工運動，由過去之分歧漸歸統一。以及最近日本勞工聯合會，不顧盟總反對，逕行申請加入世界工聯會。均曾使盟總爲之震驚。

美國扶日復興，完全以日本資本家爲中心。吉田根據美國復興日本經濟九原則，正擬定所謂「行政調節」以解雇公務員，「企業合理化」以解雇職工，並在穩定工資之美名下，禁止要求提高待遇與罷工。誠如德田球一所說：「他一方面企圖實現經濟穩定，而另一方面則正在繼續剝削日本人民大衆」，斷定他三個月內必垮。

最近普選結果，所謂中間黨派均已沒落，麥克阿瑟所標榜之「中道政治」亦不存在。一方面，麥氏極力扶植吉田所領導的民自黨極端保守反動勢力。吉田拉攏民主黨犬養健派（蘆田派除外），組織保守聯合內閣計劃，亦經實現。在此次首相選舉中，協同黨亦投吉田票。統一保守戰線，大致形成。在另一方面共產黨正式向社會勞農兩黨提議的統一戰線，雖在社會黨高級幹部中，有鈴木茂三郎等反對，在勞農黨中，亦有岡田、松谷等幾人反對。惟兩黨青年黨員與地方幹部，均表贊成。北海道社會黨支部，且已與共黨正式結成同盟。這樣左右兩陣線已經壁壘分明。最近吉田招待記者，宣稱「將與共黨作戰到底，卽使共黨在國會中獲得控制權力時亦然」。而共黨亦表示堅決反對吉田，期其三月內垮台。今後日本左右兩翼，勢必展開強烈鬥爭。預期今年日本工潮，勢將較去年更爲壯烈，因之，更將導引到日本勤勞大衆對美國及盟總短兵相接的攻擊。

二

根據去冬美電訊報道：美國遠東重要防線，本已縮至南韓、日本、與琉球、菲律賓。最近，蘇軍應朝鮮人民美蘇同時撤兵要求，自北韓撤走後，美軍雖藉口南韓防禦力薄，不肯全部撤走，但爲敷衍世人耳目計，已不得不將一部撤至日本。東南亞之菲律賓，戰後美國雖扶植一日本傀儡羅哈斯爲總統，曾訂立有軍事基地協定，認菲島爲美遠東軍事重鎭。而反政府武力民抗軍（Hukbalahap）勢力，卻日漸擴大。此外，如安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地，以過去抗日游擊隊爲核心之民族獨立運動，亦甚昂揚。此等地區，雖係法、荷、英等國殖民地，顯然美國又爲各帝國主義幕後操縱者。荷蘭侵略印尼共和國，全恃美國軍火經濟資助，卽其顯例。但近來安南胡志明所領導的越南共和國（越盟政府），竟佔領全境百分八十以上土地，而法國傀儡阮海臣，不過保有如大洋孤島似的海防、河內、西貢等幾個城市。緬甸人民軍，屢次攻至首都仰光附近。印尼共和國游擊隊，三年以來，曾不斷與荷軍苦戰。馬來亞方面的人民力量，亦日漸壯大。均使美國深感頭疼。美國遂將此等地域民族解放運動，全誣爲赤化，因有遠東反共聯盟之醞釀。

美國世界政策，本是歐洲第一。自遠東情勢變化後，美國許多軍事家，遂有放棄日本的主張。據合衆社東京二月十一日電：

「據若干高級美國軍事戰略家稱：如美蘇一旦開戰，美國準備撤出日本，渠等認爲：整個遠東均無固守的價值。在戰爭中，歐洲大陸勢將成爲決定性的戰場，美國必須在歐洲大陸保持一立足點，或準備作戰十五年至二十年，以贏得最後勝利。鑒於此項戰略，美國在太平洋及遠東的整個地位，從阿拉斯加以至珍珠港，均將重予愼密檢討。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進一步加強了歐洲第一的觀念，在許多軍事計劃家的眼裏，日本是否具有任何軍事價值，大有疑問。而且他們認爲在戰時供養及支持八千萬日本人民的任務，與日本人民所能給予美國的酬報，必然得不償失。在日本一旦被蘇聯侵入時，美國準備撤退至琉球或臺灣，但最樂觀的揣測，則認爲蘇聯將避免侵入日本而增加不得不鎭壓土著人口的阻礙。雖然，美國在日本駐有軍隊，但美國授意在日本憲法中加入非戰的條款並解除日本武裝，冷靜的軍事推測，將認爲美國殊無防衛日本的義務。」

上述觀點，亦得英國軍事家的支持。據倫敦十二日廣播：「兩位前英國高級軍官十二日宣稱，外傳美國準備放棄日本的說法，從戰略上看來是合理的。他們一致認爲：美國現在的政策應讓日本走向中立，而不是將日本成爲軍事基地。這兩位軍官一個是前英駐馬來亞軍司令杜西代爾中將，一個是前英駐遠東艦隊司令雷敦海軍上將。和合衆社接觸的英國軍事和海軍戰略專家均認爲共黨的控制中國，使得改變以前的一切戰略見解之舉成爲必需。就理論上講，共黨控制下的中國將和蘇聯聯結一起。戰略家指出，共黨如在太平洋發動侵略，其行動的基地都離日本不遠，不難予以打擊，惟其主要的中心，則在從日本基地出發的飛機的航程之外。」

三

自美國軍事家發表上述主張後，日本統治階級，聞之均誠惶誠恐，莫測美國用意所在。因最近美陸長羅雅爾赴日。彼等滿懷希望能予以滿袋金元，並宣布日本爲美國在亞洲之準同盟國。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藍姆賽兩日前尙稱：日本在美海軍太平洋戰略方面，甚爲重要。又美軍部方面於十一日發表日本在戰爭初期，曾有一聰明幹練之共產黨間諜團活動，日人認此爲美軍部之反共宣傳，益信美國視日本極爲重要。今日乃有美國並不重視日本之說，遂引起許多失望評論，認此爲美國所能給與日共之最佳鼓勵。因極端反動的民主自由黨，此次之所以能在普選中獲勝，完全是盟總所導演，如果美軍從日本撤退，勞工運動浪潮，勢將更形澎湃，而將保守勢力，完全淹沒。雖然羅雅爾宣稱「遠東一旦發生戰事，美國力足在日本應付任何侵略國。」美陸軍部發言人十一日也說：「渠奉命宣佈東京報紙所傳美國在對蘇戰爭中將不戰而撤離日本事，全無根據。」而美軍事分析家五日且稱，英美控制下的日本與德國軍隊，可能於本年年底建立完成。而實際上，非到萬不得已時，美國亦絕不會自動從日本撤退的。然因日本國內與遠東情勢的變化，美國對日政策已陷入徬徨苦惱之境，已是非常明顯的事了。



中國局勢變了

美國怎麼辦？

——美國人的座談記錄——

中國局勢變了。「美國應該怎麼辦？」已成爲美國人中間紛紛討論的題目。一月二十七日「紐約星報」（The New York Star）曾邀請十多位美國的遠東問題專家舉行了一次座談，就下列兩個問題加以討論：（一）中共爲什麼勝利？（二）對於中國的危機，美國還能夠和應該怎麼辦？這十多位參加座談的美國人，或爲名記者，或爲教授，或爲前任官吏，有許多很爲我國人士所熟悉。在我們看來他們的意見有荒唐的，有穩健的，有進步的，也有反動的，形形色色，耐人玩味。座談記錄原文載二月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譯者

斯諾（Edgar Snow 美國「星期六晚報」特約編輯，曾任駐華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中共的勝利，是因爲他們實行了一個能夠滿足人民迫切需要的政治綱領。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因耕者有其田和民主政府的口號取得了政權。現在又因從未實現他們的諾言而喪失了它。共產黨的所以勝利，因爲他們平均了地權，而在他們的鬥爭中給農民以經濟的利益。他們在這上面建立了政治的威信。他們又從政治的威信，發動了羣衆運動。從羣衆運動中，一種道德和文化的能力成長了，這又產生了年青和有力的領導。於是一個有紀律的羣衆的黨成爲不能克服了，因爲它的力量是在於大多數的人民。從所有這些因素中，這個現代中國最有效的軍事組織便出現了。

至於美國能夠和應該怎麼辦？我認爲有三件事：（一）恢復我們不干涉中國內政和自決權利的傳統政策；（二）在聯合國中堅持別的強國採取同樣態度；（三）對中國人民宣告美國深切的友誼，並表示願意支持任何爲着解決現行革命中極其複雜的經濟問題的實際努力。

拉鐵摩（Owen Lattimore 曾任蔣委員長顧問，居中國甚久，著有遠東問題政論多種）：中共的勝利，部份是因爲他們領導得好，更大部份是因爲國民黨自趨腐敗、無能以至難以形容的壓迫人民——這是連希臘政府也不如的。在希臘，用馬歇爾國務卿的話說，我們總把「貧窮、飢餓、絕望和混亂」和共產主義聯起來。但在中國，却正是政府的地區，可拿這個可怕的公式來最正確地形容它。所有美國人最近的報告，都描寫着政府方面士氣的完全崩潰，並且缺乏信心，以爲國民黨還代表着什麼值得爲之而戰的東西。

我們對中國幫助得太多太快了，因爲如此，已嚴重地危害了美國在華的利益。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的國家利益還是存在的。我們惟一的倚靠就是中國人民的友誼。要保持這種友誼，我們應該停止一切足以延長和加深中國內戰的行動。

但我們亦不必倉皇逃出中國。我們應該繼續各種方式的活動，特別是幫助經濟的重建，俾在長期中裨益中國的人民，不管他們政府的形式如何。

奧美里亞（Rev. Thomas O'melia曾在中國傳教二十五年，戰後任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的職員）：

美國應該做下列幾件事：（一）公開宣佈共產黨的侵略。（二）廢棄雅爾達協定。（三）把中國事件向聯合國提出。（四）在美國監督之下，立即給中國以全面的軍事援助。

伊克斯（Harold Ickes 前美國內政部長）：根據報上的事實記載和最近來自中國的觀察者的報告，使我不禁想到，現在的事情不是中共獲得了如何的勝利，而是中國正在進行割治癌症的手術。我一直認爲，中國的內戰，開始大部份是農民對於腐敗的和野蠻專制的政權的反叛，後來又進一步地包括了工人。它又包括了教師學生，和其他職業團體，以至於那些熱心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人類自由原則的人士。除了這個道德的因素外，還得加上美國支持蔣政權的大量軍人和武器，因爲這些軍火和武器，由於腐敗的國軍的潰逃，大批的投降和出賣，都通到了叛軍的手中。經過現在這一次的混亂，也許就會出現一個眞正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假使如此，我相信，我們國家將毫不猶豫的在經濟建設方面予以善意的援助。

皮愛爾（Jack Beall 紐約先鋒論壇報國外通信員）：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因爲他們是統一的，有良好的士氣和紀律，更有高度技巧的領導。在國軍方面，最洩氣的因素是幾年來經濟的趨向崩潰。士氣爲飛騰的通貨膨脹吞噬了。

除了全面的軍事援助外，美國要插足進去幾乎太遲了。就算全面的軍事援助做到了，政治上却難有成就。要讓國民黨中國再站起脚來，得給它以幾十億的經濟和物質的援助。這點，在國會中也許會比嚴重的軍事義務易於通過，不過我可不相信。更多的金錢或軍火能夠長期延緩共產黨的統治。

空軍租借的可能是有的，例如像陳納德自動投效的計劃。假如這個計劃立刻大規模實現，也許可以阻止南進，而使蔣氏有重結軍力和重振民心的餘地。

奧姆斯蒂特（George H. Olmstead 前中國政府的經濟顧問）：美國的決策者應該認識，假如中國落入了共產主義的軸心，印度和東南亞也將毫無抵抗的過去了。美國的政策應該堅定而且長程的。

中國人民並非生來就是共產黨。假如我們的計劃能夠成功，他們一定瞭解和贊助我們的計劃。我們應該以適當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直接交給中國的人民，而不是給現行政府。這種援助，一直到最後的分配，必須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堅持，中國人民應該隨時準備推翻共產黨的獨裁，以作爲我們援助的條件。

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區域，應該交聯合國托管，以待最後決定應該重行併入中國其他部份或者獨立。聯合政府現在太遲了。這沒有用處。

費正淸（John K. Fairbank 前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曾

在中國居住十七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因爲他們組織了貧窮的然而構成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國民黨理應有二十年的時間可以這麼做，却錯過了機會。共產黨的成功，正表明了國民黨的無能，以及它的不能組織農民作爲政權基礎的失敗。

美國已不能挽救現行的蔣政權，應該避免任何在流亡中支持它的義務。我們不能再給它以更多的軍事援助，因爲這很少有好結果的機會。但我們應該繼續以人道主義和生產建設，爲目標的經濟援助。必需的主要政策應該讓我們有行動的自由，俾我們可在具有伸縮性的談判的基礎去應付新形勢。

同時，我們應該讓美國代表留在中國，盡可能的與中共區域維持接觸。中共繼承了國民黨的混亂，當然將面臨巨大的問題，而必須尋求我們的合作，更可能給我們以大好的機會，來支持最後的反共運動。

傑可貝（Annalee Jacoby 美國時間周刊及生活畫報通信記者，曾與 Theodore white 合著「中國的雷鳴」一書，銷路極廣）：中共的勝利，是因爲共產黨曾給農民以值得爲之作戰的東西，而蔣沒有。蔣從不徵求人民的意見，他只是命令他們。他對所有反對派是無情的殘暴——無論保守派、自由份子和共產黨。他鎭壓農民的反叛和自己黨內的反對者。他不許有中間的立場。

美國早已在三年以前放棄機會了，她聽任馬歇爾所促成的協議多於消滅，而並不堅持妥協和改革，以作爲進一步援助的交換。我們明知南京完全倚賴我們的供給和援助，我們對於蔣的頑固却只是溫和地點點頭。當中間份子被處分和驅逐時，我們又只是站在一旁。

我們所能給的一切軍事援助，是不能替蔣贏得勝利了。我們只能重申我們的主張，希望有一個足能代表全國民意的政府，並允許這樣的政府如能形成，我們當在建設方面給以大規模的援助。

共產黨的軍事勝利是確定的了。然而，他們知道美國的接濟和意見是重建中國所必需的；他們知道蔣的技術人員遠比他們自己的能幹。他們的自信加上他們的需要，也許將使他們決定在政治上讓些步。我們到那時就能有一個像捷克那樣不穩定的聯合政府——但這是我們在中國僅有的機會了。

休姆（Dr. Edward H. Hurne 美國藥學家在中國多年）：美國應該怎麼辦？且等蒲立德跟司徒雷登、陳納德和麥克阿瑟會商以後的報告吧。這個報告遞到華盛頓和魏德邁商量以後，如果決定給以盡量美國軍火和武器的援助，並加以監督的話，我是贊成這樣行徑的。不過，我們所有能給的東西，是應該由美國嚴格監督的。

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美國著名女作家，最近正在撰寫「朱德傳」）：請試答你們提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因爲他們所進行的，是中國人民爲了打倒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神聖的戰爭。人民解放軍是民主的軍隊是由工農大衆構成，而由第一流的軍事和政治頭腦領導的。這個軍隊生根於土地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受過高度的政治教養，絕不腐敗，有紀律，而且是統一的。它的戰略和策略從二十年反獨裁的血戰中發展出來，這獨裁，甚至是它的盟友，也認爲是中世紀的、腐敗的和殘酷的，而現在，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它如沒有外國的支持就不能存在。

美國政府應該撤退所有在中國的武裝部隊，包括青島和台灣；並且停止對南京或任何地方軍閥或政客的一切援助。我們的國務院和陸軍部應該肅淸所有支持南京政權的份子，而由開明的、知道和能夠贏得民主新中國友誼的美國人來代替。中國革命者認定美國人民是他們的朋友和同盟者，不過他們從血的經驗中，已經知道我們現行的政策，是由他們的死敵決定的。讓我們成爲亞洲五萬萬人民或地球上四分之一人民的敵人，是罪惡的愚蠢。

裴斐（Nathaniel Peffer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學教授，曾數度來中國）：中國國民政府的失敗，是因爲它遭了中國人民的遺棄。這無能——且不說腐敗——招致了中國人民對它的遺棄，也促成中共打敗它。

共產黨固然贏得了巨大的勝利，但也不像所預期的這麼多。共產黨所贏得的，正如國民黨所失去的這麼多。國軍退出了。一個眞空形成了。共軍進去了。現在也就沒有什麼可做了。國民政府是一定去的了。假如美國要的話，她可以取而代之——這卽是說，權充中國的政府，派遣一枝大軍來支持它。這樣一來，也許就等於對中國大部份人民和蘇聯作戰了。因此這是荒唐的，最好不要這麼做。

現在，除了接受現實之外，在中國是沒有什麼可做的。假如覺得俄國太過危險，而必須加以反對的話，那還是到西方去反對。

蘭特（Christopher Rand 曾任紐約先鋒論壇報駐華訪員，最近已返美）：共產黨的勝利，是因爲他們遠比南京能夠適應人民的需要。他們比之南京更多受主義的指導，而更少受權力集團的控制。他們的軍隊和官員比南京要熱誠而有效得多，而且有更淸楚的共同目標的理想。共產黨的力量來自中國內部。俄國的物質援助比起我們給予蔣的，眞是小焉者也。假如外面的強國不過問中國內戰，共產黨也許早已勝利了。

在危機時期中，美國應該堅決地保護她的僑民。她應該停止對蔣的軍事援助，因爲這是徒然的，且將招致未來政府的仇恨。如果可能，她應該繼續經濟援助，但必須明白幫助中國人民，而不是任何集團。她應該明白表示，願意和任何合理代表的中國政府維持友誼。她應該採取長程的政策，以盡可能密切地注視中國的發展，並恢復中美的友誼。根據中國的教訓，美國對於凡是有共產黨的亞洲和其他落後的區域，應該採行如下的計劃：不要跟喪失民心的腐敗政權結合一起，不要用武力鎭壓強大的羣衆運動，而應該從建設方面澈底運用美國的財富和技術，藉以軟化西方對於舊的農民社會的反感。假如這樣的做等於是支持社會主義，我們也應該毫不猶豫的這麼做。

史密斯（Rev. James Smith 曾在昆明傳教十年）：中共的所以勝利，因爲它所交戰的對方，是一個從來未能建立力量的政府。爲了保護自已，和建立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爲基礎的自由民主的政府，美國應該立卽予中國以全力的援助。

賴德曼（Amos Landman 美國記者，現正旅行遠東）：一個字可以說明中共勝利的原因：人心。共產黨得人心，國民黨沒有。據南京方面的報告，在前線的國軍士兵成千成萬的奔跑了。

政府的失敗是由於戰鬥精神的缺乏，而不是軍火的缺乏。例如在濟南國軍擁有着大量的軍火，但僅僅打了八天就丟了。

在後方，人民再也不能忍受糧食和基本需要品的缺乏，還有通貨膨脹的痛苦。甚至中產階級，由於幣制改革使他們損失了一億九千萬元，也對政府疏遠了。我不曾到過共產黨的區域，但成功的遊擊戰，必得靠農民的合作。共產黨一再的勝利，似乎足以證明它有旺盛的士氣，和人民的擁護。

繼續支持一個沒有人民擁護而濫用美援的政府，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是大成疑問的。所以，問題是在於美國應該找出一條路來，運用她的力量和資源，以建立一個能夠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溫和而有效率的政府。（仙舟譯）

緬甸的風暴

史煉

伊洛瓦底江畔的風暴

緬甸的內戰在迅速擴大中。從一月卅一日起，十幾天來，戰火在英蘇仰光一帶激烈蔓燒，至本月十一日止，仰光已成孤島。自來水斷了，市內一切商業停頓了。同時，大量軍火正從英國源源而來，緬甸政府空軍也以「完全戰時姿態」，出動轟炸叛軍喀倫族的重要據點。局勢的發展甚至連英國官方也認爲這是「緬甸成爲獨立國以來最嚴重」的了。

在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浪潮席捲整個東南亞的今天，伊洛瓦底江畔的風暴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重視。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次緬甸政府軍對喀倫族內戰的擴大，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單純是緬甸政府軍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戰爭，對方顯然並不是完全沒有組織、完全沒有受具體政治綱領所影響或領導的「烏合之衆」，據外電所傳，「羣情激奮的學生和罷工的職工們，十日聚集仰光街頭，斥責『帝國主義的』緬甸政府，並在各政府機關外面佈崗糾察，政府雖已發下最後命令，要職工們停止罷工，但是他們並沒有停止的跡象。自十日凌晨起，滿卡車的職工和學生即包圍在各公共建築物擔任警戒的警察和政府軍隊。多人被捕。」（舊金山十日廣播）不但如此，而且「緬甸公務人員三萬名七日實行罷工，情勢緊張……」（倫敦七日廣播）由此可見，這次內戰的擴大，「叛軍」的一方顯然是獲得人民甚至是政府人員的支持的。

由於電訊對緬甸近局的報道非常混亂，一般人對緬甸最近局勢的發展似乎不大清楚。緬甸內戰爲什麼會擴大呢？所謂「叛軍」是指緬甸那些政治或軍事集團呢？這次緬甸內戰的擴大爲什麼不是單純的國內少數民族對政府集團的戰爭呢？它是不是指示了緬甸政局上的一個重大的變化呢？本文對上述各點試求一個粗淺的輪廓的勾劃。

德欽努和它的反對派

緬甸現政府，是操在德欽努集團的手裏。德欽努政府號稱實行「社會主義」，實際上完全是一個以左手行右策的英帝國殖民利益的「看守政府」。說起德欽努，他的政治野心固然不小；他的「雄才」也似乎和印度的尼赫魯不相上下，但事實上，仰光政府的幕後撐腰者並不是德欽努，而只是身握軍政全權、由英國一手訓練出來的緬甸總司令鄧恩（Smith Dunn）。緬甸跟咱們中國不同，沒有數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也跟印度不同，沒有像尼赫魯所倚賴的比較發展的殖民地工業資本主義的勢力，德欽努政權所憑藉的基礎是異常脆弱的。因此，在緬甸人民勢力日益擴大興起的情形下，德欽努政府纔在去年五月廿五日發表了「左翼團結方案」，假惺惺的說要實行「社會主義」，而另一方面却厲行反人民政策，例如禁止和彈壓工人罷工，屠殺學生，撲殺農民抗租抗稅運動，大舉逮捕緬共領袖，封閉進步書店和報紙，頒布治安條例第一四四條——剝削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頒布國防條例第五條——可以隨意逮捕人民，簽訂英緬協定——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完全投靠外國……因爲這樣，所以當國內人民的反抗力量日益強大的時候，德欽努除了投靠英國訴諸「戡亂」以外就毫無辦法。他的政權如果沒有大英帝國刺刀的撐持，也許早已倒了。

其次，緬甸的內戰並不自今日始。內戰烽火自日本投降以後，就在緬甸部份地區延燒，幾乎一直沒有停過。一般的說，特別自去年三月以來，內戰幾乎在緬甸全境展開。今天構成現政府的主要反對集團即所謂「叛軍」的有那幾個呢？

第一是緬共，這是構成四個主要反政府集團中最有勢力的一個。緬共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是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在英國欽賜若干政治權力予前領袖昂山以前的靈魂，它是緬甸農民和工人羣衆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德欽努政府查封了緬甸共產黨總部，大舉搜捕緬共人員。此後，在城市裏的革命者被迫走入地下，鄉村裏要求土地的農民，被迫拿起刀槍，爲自己的生存而鬥爭。緬共依靠了農民，已經在緬甸中部仰光和孟特萊（Mardalay）之間建立了根據地，組成了緬甸人民解放軍，實行土地改革，收繳鄉間警局和地主的鎗枝，不斷進行游擊戰。他們要求組織反英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和土地改革的實施，已經贏得了極大多數緬甸人民的支持。今天，由緬共書記德欽丹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已有足夠擊退德欽努的軍事進攻的強大力量。去年四月，緬甸政府宣稱兩月內殲滅緬共，但是到今天，九個月已經過去了，他們不但沒有被消滅，且比過去愈戰愈強了。

第二是紅旗緬共。這是一小羣與緬甸共產黨政見不同而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自緬共分裂出來的政團。自去年該政團被緬政府宣佈非法以來，即在緬北阿拉甘區（Arakan Area）和緬南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從事反政府的軍事鬥爭。

除了上述的兩個政治集團以外，構成其他兩個現政府的反對力量的都是屬於過去的緬政府的支持者，這即是人民志願軍和一部份叛變的政府軍。

人民志願軍（People's Volunteer Organization）的成員，大部份是由昂山所領導的緬甸獨立軍兵士所組成。日本投降以後，一部份獨立軍改爲正規軍隊，編餘部份則組成人民志願軍，經過擴大吸收新份子，總數達十多萬人，他們保留了大量的武器，也就成了一個半軍事性的政治組織。論觀點，它既不同於右翼的社會黨，也不同於共產黨。組成複雜，政見搖擺不定。去年四月，正當德欽努政府大事逮捕緬共，而緬共高聲呼籲全國團結的時候，它並不能與緬共結成統一戰線，却反而拒絕了這一要求，到後來，緬共被迫轉入自衞戰爭，人民志願軍也只有在急劇的政局中形成了對外衝突對內分化的勢態。德欽努在以「左翼團結方案」爲餌企圖誘引人民志願軍對緬政府的支持失敗以後，就對他們實行武裝鎭壓。一九四八年七月以來，自從三分之一左右的領袖向德欽努政府屈服以後，人民志願軍就不得不被逼上梁山向政府軍進行武裝鬥爭。他們的軍事活動在南緬極爲活躍，去年八月，當軍事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的時候，曾經一度威脅了緬甸的主要糧食出口地之一巴賽（Bassein）和仰光。今天，人民志願軍在鄉村和城市正面臨了一個嚴厲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考驗，這個考驗將决定它的未來命運。現在其中已有一部人放下武器投降了，有若干轉向參加緬共了，也有一部份對和平懷有欲望並帶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則在農村中變爲小軍閥了。

最後，民族主義和反戰的意識促使一部份政府軍掉轉槍頭反對政府，它的人數約有二千，其中甚至包括德欽努的私人衞兵。去年八月它們曾一度佔據緬甸重要商業中樞卑謬城（Prome），並威脅仰光，後來靠了山頭土著軍隊的援助，德欽努纔得保

住仰光並奪回了卑謬。

隱憂重重

大英帝國誠然已經衰老了，不過到今天為止她仍是緬甸政治上一個最重要的外力因素。她今天正苦於無法找到一個像尼赫魯那樣精明強幹的能夠力足維護英國在緬甸既得利益的人。德欽努在這一點上遠比尼赫魯軟弱得多。倫敦的保守派議員對德欽努並不信任。他們一方面對他的反共行動拍手叫好，另一方面却對他帶有馬克思主義字眼的說法很不同意。今天在緬甸政治舞台的後面有一個比較有力的人物，正在彙集他的潛勢力以圖再起的，這個人就是巴莫（Ba Mo），日人佔領時期及戰前的前任總理。但是他聲名狼藉，很少人相信他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另一點使得英國感到頭痛的是，英國殖民家難以在緬甸各種民族和宗教派別之間獲得一個平衡的力量。緬甸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她的少數民族的人數在總的人口百分比上又佔得極少，即以最大的少數民族喀倫族來說，它的人口只有一百六十餘萬人，只佔緬甸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在穆爾門（Monlmein）和泰捷（Taunggyi）據有戰略地位的喀倫族，它的領袖一直熱望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因此有人估計，如果德欽努政府擊敗了他們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或者在緬共推翻了德欽努政府而組成一個統一的共和國以後，一個類乎喀倫自治國的東西，可能在緬甸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但這在現在顯然還不可能。在今天，要拿「分而治之」的法寶再在緬甸像印度那樣有效地推行，幾乎是不可能了。

大英帝國在緬甸正面臨着一個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一方面在內部她有着上述的兩個「隱痛」，另一方面當她在印尼和邏羅的權益被美國一腳踢出的時候，她正懼怕山姆叔會接踵在緬甸插足。因為美國的祕密人員最近在緬甸禪部（Shan States）和南北緬的活動日益加緊，他們已是得意洋洋的來了。

新形勢．新鬥爭

英國的煩惱不是沒有理由的，法國新聞社倫敦二日電訊稱：「據緬甸來訊稱，共黨份子巳與現正反抗緬政府的喀倫族合作。此間聞悉之後頗感不安。按喀倫族散居緬甸若干區域中，與英國素來友好；並以反共著稱……。」

然而，形勢比人強，煩惱何用呢？今天緬甸的民族解放運動巳經開始出現一個新的形勢，這個新形勢的特點是：（一）緬甸人民的解放鬥爭，巳經拋棄了過去錯誤的宗派主義作風，而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統一戰線作為緬甸人民這一時期內的最高的革命要求，也就是說，今天緬甸人民的革命策略巳經採取了更高的形式，即在這一個特定的時期內，民族政治鬥爭的性質顯然巳經成為一個主導的鬥爭。這個策略的掌握，是完全符合於緬甸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的。事實上，擺在緬甸人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團結各黨各派各少數民族，組織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統一戰線，以澈底消滅外國勢力特別是英國勢力，並組織眞正完全代表人民的政府為其主要目標，以使緬甸人民開始眞正獨立自由的生活；另一條路那就是繼續讓外國勢力及其代理人奴役緬甸人民，繼續使緬甸人民呻吟在戰亂和黑暗裏，維持緬甸「獨立」的一個虛偽驅殼。喀倫族和緬共的合作正說明了緬甸人民的解放鬥爭巳經跨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二）今天的在緬甸，緬共顯然巳日益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它不但領導了全緬的工人、學生等羣衆組織，而且由於廣泛地深入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更在緬甸農民中生了根。去年三月七日，全緬農民聯合會第二次全國大會在中緬彬文那附近召開，在會議最後一天的羣衆大會上，從緬甸各地遠道趕來參加的農民共計有二十萬人，這在緬甸歷史上是空前的。

東南亞的局勢正在發生空前的變化。緬甸局勢的變化也是空前的。

二月十三日

他的被捕，可能會贏得國外的喝采，不過在國內，他早已失盡人心了。

敏治申第被捕眞相

美．Joseph Starobin　葵軍　譯

匈牙利樞機主教敏治申第因犯顛覆現政府的叛國罪被判無期徒刑，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大聲咆哮。本文係美名記者史達羅賓訪匈的實地報道，扼要地說明了這一事件的眞相——譯者。

當匈牙利政府最後逮捕了樞機主教敏治申第（Cardinal Mird zenty），在匈牙利或甚至整個歐洲並沒有人引起多大的驚奇。這件事是有着一段很長的歷史的。不用說，這個行動當然不是匈共對一般宗教特別對天主教的一種故意的打擊。每一個只要對匈牙利歷史有一點常識的人，就會知道，這個加於匈牙利政府的罪狀，它的目的只是要迷惑美國人，並因此擊起冷戰的漩渦。匈牙利有三分之二人民是天主教徒，這是一個政教結合體的國家——正如許多西方國家長時間以來所實行的那樣。

直到實行土地改革為止，教會佔有全國耕地總數一千六百萬畝中的九十萬畝。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最大的地主，並且它擁有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的力量。

支援法西斯

哈柏斯堡的皇帝向來就是羅馬教皇委派的皇帝，教會則對法西斯獨裁者竭力支援。

不過新的人民政權並沒有向教堂或宗教從事任何戰爭。一九四五年九月，羅馬教皇任命瓦士伯勒（Veszprem）的一個德國藉的主教菲姆（Josef Phim）做敏治申第的一個助理者，從那時候開始，匈政府就覺得和他難以合作了。

敏治申第曾經在一九四四年被納粹逮捕，拘留一天，被捕的原因純是為了他和德國人私人的爭執，他因此獲得了反法西斯的美名。事實上，這一個和霍爾第獨裁者一鼻孔出氣的同夥，這一個惡名昭彰的反猶主義者，那裏有資格帶上這個光榮的稱號？

他的本來面貌很快就被顯露出來了。一九四五年底，正當匈牙利舉行大選的時候，他發表了一份教書，斥責土地改革，反對政府的共和體制，強調哈柏斯堡和霍爾第政權繼續執政的合法性。他並且是僅有的一個教會領袖，他反對一個號召匈牙利各種教派調和一致以支持政府重建的宣言。

匈政府對他表示了無限的忍耐。在戰後四個年頭裏，敏治申第從來沒有間斷過向國家領取薪俸（他的薪俸大於匈總理兩倍）。他的兩個大主教領取等於匈牙利總理一倍半的薪俸，另外九個主教則領取和內閣閣員相等的薪俸。

不僅如此，在一九四六——四七會計年度內，政府繼續付予教會學校教師七百萬元。這些教會學校，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一直是由教會所掌握。在一九[illegible]年，雖然白報紙極度缺乏，在匈牙利的全部出版物中，屬於教會的報刊却仍佔全部出版物總數的百分之四[illegible]。

去年夏天，是由匈共領導的青年團員，他們[illegible]農村，幫助重建巳被毀壞了的教會建築。當匈政府去年春天第一次公告決定改革學校制度時，匈政府同時又苦心孤詣地向匈牙利農民表示他們的宗教信仰絕不會受到影響。

反對學校改革

學校制度的改革雖然受到匈牙利新基督教會的擁護，但是敏治申第却表示反對。這個改革並不廢除學校裏的宗教崇拜；它保證宗教在學校裏的傳授自由，也允許純粹訓練牧師的神學院的存在，這個改革計劃只要求學校成為國家一個有機的構成。

敏治申第恨心地對抗着。他把所有膽敢在新的學校裏執教的教師，都一個一個從教會裏驅逐出來，並且有計劃地迫使當地的神父和人民完全隔離開來。去年整整一夏天，這個鬥爭沒有間歇過。

但是當學校在九月六日開學的時候，農民們[illegible]把他們的小孩送到政府主辦和支持的學校去，藉以拒絕敏治申第的威脅。

敏治申第對於阻止教會和國家分離的企圖是失敗了。

他的被捕顯而易見是一個長時間鬥爭的收場。在這場鬥爭中，他頑強地阻止每一時從苦難中得來的[illegible]步前進。他可能會贏得國外的喝采，不過在國內他早巳失盡人心了。

·時·事·淺·釋·



「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

許森揚



今年一月中旬，蘇聯和東歐五國（捷、波、羅、保、匈，南斯拉夫除外）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討論東歐各國經濟合作的重要會議，會議通過一項重要決議，決定成立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Economic Mutual Assistance）。決議案全文如下：「蘇、保、匈、波、羅、捷六國代表，本月間曾在莫斯科舉行了經濟會議。會議確認上述各國間在經濟關係發展中已獲得相當大的成就，這首先表現在貿易來往的巨大增加上。由於建立了經濟關係，施行了經濟合作政策，各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便有了加速恢復並發展他們各自的國民經濟的機會。會議進一步地確認：由於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堅決反對侵略各國主權及其國民經濟利益的馬歇爾計劃，因此，美英和西歐其他某些國家在事實上就一直在抵制對各人民民主國家及蘇聯的貿易關係。有鑒於以上的情況，會議討論並決定：爲了建立各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之間更加廣泛的經濟合作，必須設立經濟互助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在平等代表權的基礎上由與會各國的代表組成；其任務是交換經濟方面的經驗，彼此進行技術援助，並在原料、糧食、機器設備等方面進行互助。會議宣稱：經濟互助委員會爲公開的組織，凡同意互助委員會原則，並願參加與上述國家之廣泛經濟合作的歐洲其他國家，皆可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只有經過各有關國家的同意，才得通過決定，且將於會議所在國代表的主持下，輪流在簽約各國首都定期舉行會議。」

這個決議案由莫斯科電台於一月二十五日披露後，就引起世界各國的密切注意。因爲這個決議向全世界說明了幾個重要的事實：第一，它指出了產生這個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的具體基礎，說明這個組織的成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戰後近四年來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相互之間廣泛發展經濟關係特別是貿易關係的自然結果。假如沒有過去幾年來的經濟發展，那麼這個委員會的成立將是不能想像的；第二，這個決議指出這個組織產生的原因，是爲了對付馬歇爾國家的經濟抵制，與會各國一致認爲有更加團結的必要；第三，它確定了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即是以擴大貿易、交換技術經驗和援助，推行各國相互間更廣泛的經濟合作；第四，它強調地指出了這個委員會的參加國的地位一律平等，絕不損害任何一個國家的主權，並爲一切願意依據決議中所述的平等互惠條件進行互助合作的國家，開啓了大門，歡迎他們參加。

事實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從戰爭結束以後，就一直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和發展工作。從一九四六年起，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及各新民主國家之間，更簽訂了十種以上眞正基於平等互惠基礎上的協定，例如蘇波（一九四六・四・廿一）、南捷（一九四六・五）、南阿（一九四六・十二）、捷波（一九四七・三・十）、保南（一九四七・十一・廿七）、南匈（一九四七・十二・八）、南羅（一九四七・十二・十九）、保阿（一九四七・十二・十六）、羅保（一九四八・一・十六）、匈羅（一九四八・一・廿四）、蘇羅（一九四八・二・四）、蘇匈（一九四八・二・十八）、蘇保（一九四八・三・十八）、捷保（一九四八・四・二〇）、保波（一九四八・五・三十）、匈保（一九四八・七・十九）、羅捷（一九四八・七・廿一）等友好互助協定。這些協定中都曾具體規定了互相之間的經濟合作，並在兩個訂約國之間成立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如捷波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羅保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等。幾年以來，由於東歐各國經濟互助合作的結果，加速了東歐各國的經濟發展，使他們的經濟欣欣向榮，使他們各國縮短了從新民主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國家的行程。

由於東歐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的建立，整個的東歐經濟關係大致將有下列幾個新的特點：

（一）這個委員會奠立了東歐經濟的統盤籌劃和統一領導的基礎。誰都知道，東歐各國都是一些較小的國家，五國人口的總和也還不到六千八百萬人。以這麼小的國家，要是沒有一個統盤的經濟籌劃而只是分散經營，那麼它無疑將對東歐經濟的飛躍發展有一個大限制，現在如果統一領導了，那麼六千八百萬人民就成爲一個集體的力量，構成一個經濟整體，從此不再是幾個孤立的單位，在發展的進度上將更會齊一起來。

（二）參加國將更進一步發展各自特定的工業部門，以便互相配合，節省人力物力，減少浪費，將專業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作更有計劃的配合。捷克在東歐國家中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它的強調機器製造，正是爲了能夠幫助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提高工業化。由此可知，統一領導的結果，一定可以更多的發展落後地區，加速工業化的過程。

非常明白，由於互助合作委員會的建立，蘇聯和新民主國家之間以及新民主國家與新民主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踏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特點就是多邊的經濟關係將是更加頻頻和密切。經濟關係的重心也愈益顯著地集中於東歐範圍之內。

並且，由於各國日後生產量的飛躍發展，它會給西歐各國的人民提出一個光輝的事實，一個明顯的對照。它將鼓勵西歐各國人民，加強他們的鬥爭，以掙脫馬歇爾計劃所加予他們的桎梏。另一方面，它也會給南斯拉夫提供一個重大的教訓，只有當南斯拉夫人民起來要求狄托集團改變現有的政策，與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合作，它才能順利地走向社會主義。

本刊啓事

一、本刊休刊期內，市場波動急劇，物價狂跳，致印刷紙張等成本莫不驟漲數倍，本刊定價亦不得不因此調整，以資挹注，讀者負担加重，深覺歉仄，倘乞諒鑒。

二、本刊採用自由訂戶辦法，實因物價波動太烈、成本加重、爲適應環境不得已之暫時處置，嗣應多數讀者之要求，自二月十六日起恢復固定訂戶辦法，訂閱本刊概以款到日刊價爲準，暫以二月爲期，航空另加四成，掛號三成，訂閱期內如過郵費漲價，不再補收，期滿通知續訂，如蒙賜訂，詳細辦法請參閱本刊封面。

三、凡本刊自由訂戶於二月十五日前尚存有訂款者，爲補救本刊休刊期內幣值下落之損失，一律按本期定價對折計價，而仍享有七折權利，不滿一期存款亦按一期發奉，多則類推，以示優待。倘希訂戶諸君注意爲荷。

世界知識社啓



季米特洛夫論共產黨的戰略

英·"The Economist"周刊

　　關於季米特洛夫（George Dimitrov）在第五次保加利亞共產黨大會（按去年年底在索非亞舉行）中八小時的演說，西方各國的讀者大都僅看到它原文第二部份的摘要。在這次演說中，這位保加利亞的總理曾說明該國的內外政策，並申斥狄托乃是美帝國主義在巴爾幹的走狗。就西方的觀察者看來，特別是從中國局勢急變之後，季米特洛夫演詞第一部份坦率的自白，實在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在他第一部份的演詞中，這位前共產國際的領袖，權威地說明了國際共產黨運動在兩次戰爭間「理論和科學的基礎」；他切實地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建立「政府的新形式、——人民的民主」的基石。在大會的最後一天，他發表了第二次重要的演說，講到第二個題目——「人民的民主」。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季米特洛夫是蘇聯以外的共產黨運動最傑出的宣傳家。當他在索非亞演說之前，他曾在蘇聯逗留幾近兩月；他也表明曾受了「史太林個人的勸告和指導」。而且，拿「馬克思列寧學說」中人民民主的形式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形式」，現在正爲共產黨的理論家正式推行着。

　　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認爲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卽史太林階段以前的歐洲共產黨運動的全部發展，並不是「眞正布爾雪維克的」，而必須加以嚴厲的擯棄。他指出在這個時期中，保加利亞、巴爾幹乃至歐洲的共產黨運動，只指望「嚴格遵循對整個資產階級展開無情鬥爭的路線」，而忘記了列寧主義關於「革命協調的必要性」的教訓。季米特洛夫引用史太林的話指出，他們忘記了，「爲了成爲一個眞正布爾雪維克的黨，政策上必須具有充份的能動性，藉以消除和越過環繞它的以及任何潛在的阻礙。於此，季米特洛夫疾言指斥過去共產黨的一切「直接行動」，或「奪佔街頭」，或「高嚷革命行動」的企圖。這些，他認爲是違反「列寧史太林的戰略」的。

　　最好而有價值的布爾雪維克武器，直到一九三三年以後纔被採用，當時，共產國際通過了「聯合陣線」的政策而成爲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正式的路線。季米特洛夫完全贊成用這種聯合陣線的方法「贏取同盟者」，他又指出這種政策在戰爭時期中對於共產黨很有利便。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共產黨僅僅用政治教育的方法爭取同盟者，——他們總是首先造成馬克思主義者的農民、職工會員和知識份子，這是完全錯誤的，非列寧主義的。因之，共產黨必須集中他們的努力，製出廣泛的政治綱領，盡可能地包容「許多非共產黨的黨派」。

　　這就是列寧所提出而爲史太林所引用的「兩個策略」的理論。工人階級能夠而且首先應該幫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他又強調地指出，由於蘇聯強大有力的國際地位，這樣的共產黨策略是最最必需的。

　　人民民主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季米特洛夫指出道：「這是眞正的民主，完全跟西方的民主不同，而且絕對相反的。」

　　「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蘇維埃政府的制度，和人民民主國家中的政府制度，是一種政權的兩種形式—卽以工人階級爲領導而與勞苦農民聯盟的政權。它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同形式。」據季米特洛夫說，這種專政，乃是一眞正社會主義民主最純粹而最廣泛的形式」，因爲這是一種爲了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利益的專政」。在另一方面，西方形式的民主，則是「一種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專政。」在人民民主統治的國家中，「從資本主義進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正在完成，而並未樹立蘇維埃的政府制度。人民的民主確盡了蘇維埃政權的任務。這絕未改變了那主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基本的理論法則，這在任何國家中仍是同樣的——卽社會主義如沒有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不能完成的。季米特洛夫又警告像狄托那樣的共產主義者，他說：

　　正因爲這些國家（人民民主的國家）從帝國主義枷鎖和資本主義剝削下獲得解放的可能，完全由於蘇聯的援助，因此人民民主國家的未來發展，必須不斷增強與蘇聯的合作。任何企圖削弱這種合作的傾向，恰恰針對着人民民主的本身生存。」

　　人民民主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不斷增強共產黨在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以及國家一切活動中的領導地位」。雖然資本家和剝削者的權力摧毀了，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却仍未「完全消滅」。這就是說，「對付內外敵人的階級戰爭不但不應減弱，相反地，且應該加強」。

　　季米特洛夫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這樣寫道：

　　「不要忘記，——儘管事實上共產國際已經不存在——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已形成了一個單一的共產主義的陣線，在最有力量的，最有經驗的共產黨卽列寧和史太林的黨的指導下；所有共產黨有着一個共同的科學學說，作爲他們行動的指針——那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兆康譯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英國「經濟學者」周刊）

阿爾巴尼亞和狄托

英·"Economist"周刊

　　自從去年夏天狄托事件發生後，這個亞得里亞海的小小阿爾巴尼亞共和國的地位，顯得很爲重要了。關於該國的報道是缺乏的，可靠的報道尤其難得。西方國家的記者，很少能訪問這個國家，因爲阿爾巴尼亞政府僅和法國有外交關係，跟英美却沒有。要明白該國的形勢只能根據蒂拉那（Tirana）無線電廣播的去年十一月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大會中的演詞，這些演詞更正了南斯拉夫的宣傳。

　　從這些矛盾，複雜的材料中，有一件事至少是清楚的，卽在過去四年中，南斯拉夫曾在阿爾巴尼亞樹立着一種統治的地位。共產黨情報局對狄托的申斥，對於荷哈總理（Erver Hoxha）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倒是一個好音。早在去年七月，他們已在對狄托實施攻許，和驅逐南斯拉夫的軍事和經濟顧問了。他們接着開始肅清了內部的狄托主義者。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親狄托的集團是三個政治局委員，——霍克西（Kcci Xoxe組織部書記兼內政部長）克里斯妥（Pandi Kristo監察委員會主席）及克倫齊（Nesti Ker[illegible]ndzi）。這些人士，據說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大會以來，就受着南斯拉夫顧問的協助，在幕後進行着反對總書記荷哈的活動。三年以來，霍克西集團都是黨的中心人物，打消了一九四六年荷哈所提出的改組黨的建議。他們利用警察的權力，阻礙黨內的自我批評和選舉；他們仿照錯誤的南斯拉夫的模型組織合作社，把利潤的百分之四十，分配給別的土地所有者，而僅僅把百分之六十，依照工作完成的成績分配；他們又讓共產黨處於從旁的地位。凡此種種正就是情報局指責狄托的各點。十一月大會以後，這些人已被驅逐出黨，並被剝奪了議會的權利。（兆康摘譯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英國「經濟學者」周刊）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六期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猶可爲乎？

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征服全中國，可能還會遭遇到種種地方性的抵抗，因此共產黨勢力要深入各地，也許還需要一些時候，而在那期間，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但是共軍已經控制了整個東北華北，正向南京進發。因此，從好的方面想，中國最多也不過形成共產黨和非共產黨軍閥的割據局面，而從壞的方面想，全中國將由共產黨控制，率領全國四萬五千萬人民參加以蘇聯爲首的反民主集團。

在任何情況下，不論將來演變如何，以中國局勢的發展來講，美國的遠東傳統政策無疑遭到了慘敗，而蘇聯却獲得了驚人的勝利。固然，中國的古老文明，曾經消溶了多少征服者，這一次或許也可以消溶共產黨，把它揑成中國式的模型，毛澤東也許還可以變成中國的狄托，但是這種希望已經極微了。列寧曾經說過，共產黨欲征服歐洲，也許須從亞洲着手。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對於遠東戰略的影響如何，麥克阿瑟將軍看得非常明白，因此他已經在要求美國增兵日本了。

但是美國能挽回中國局勢的希望已經很微了。我們現在只有靜坐在一旁觀察局勢的發展，同時按杜魯門總統就職典禮演說中所發表的政策，援助還能在華南把任何反共勢力集合起來。（一月廿七日紐約時報）

不智之舉

最近所傳經濟合作總署關閉華北辦事處，準備結束上海辦事處，並計劃加強援助華南國民黨統治區域特別是台灣等等報導，也許可以作爲美國對華政策重要轉變的指標。

據未證實消息，霍夫曼親自和杜魯門商討之後，才下令關閉在共黨佔領區和受共軍軍事威脅區域的各經濟合作總署辦事處。無論如何，經濟合作總署已經決定對於共黨控制區停止援助了。這種政策顯然不智。我們認爲華盛頓正在鑄下大錯，美國將來須爲此付出極大的代價。中國共產黨早就指責美國是帝國主義，其唯一目的乃在支持腐朽衰弱的政權以鎮壓中國人民。現在經濟合作總署表示願意飼養國民黨區域的窮人，却不願意飼養共產黨區域中的飢餓的人民，正好給共產黨一個有力的宣傳武器。從此以後，美國將不再能夠宣稱自己所關心者不是某一政權而是中國人民的利益了。

另一件極重要的事：經濟合作總署的某些救濟物資已經向華北目的地運送了，但是在海上聽到這些地方被共產黨佔領的消息後，就臨時改變方向運到日本去，大都會用來喂養日本人了。美國這一舉動，正是她企圖扶植日本抵禦中國的惡毒計劃中的一部份——這事實，美國如今實在難以否認了。許多中國人，包括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早就把這罪名加在美國身上了。

停止共產黨區域的援助而加速國民黨區域的援助——這事實使經濟合作總署名符其實地成爲國民政府的伙伴。既然此地最現實的觀察家都相信國民政府的末日將近，那末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和一個新政府辦交涉，而那個新政府本已懷恨美國，現在美國對他的敵人在最後一分鐘還給予援助和安慰，必然會懷恨更深。

我們也極明白，美國政府要和中國的共產黨政府相處是不很容易的，可是我們認爲和中國新政府建立友好關係，也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也可以了解，在這局勢危急的時候，華盛頓的官員們也許不願意採取任何行動以助長共產主義勢力在中國蔓延。美國是一個反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一個赤色中國，當然不可能懷有愉快的期望的。

可是中國赤化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了。除非華盛頓願意向中國宣戰，準備以武力征服中國，就極難改變中國內戰的結果。內戰的結果既然早已決定了，那末我們認爲唯一的合理辦法，就是靜坐一旁，讓中國的局勢自然演變。假如眞有一天我們應該嚴格執行我們曾經虔敬地申述的不干涉政策，現在是時候了。（二月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

紙上妙文

從蔣委員長手裏把政權接過來以後，這位多年來煞費苦心使自己獲得「進步份子」、「自由主義者」和「開明官吏」等聲響的李宗仁將軍，就頒佈了一大批革新法令，下令「實施」中國憲法中在理論上已經獲得保障的各種自由。政治犯必須釋放，限制新聞自由的禁令必須取消，如此一連串的命令。

有些比較世故的觀察家，一開頭就對於這些法令抱着懷疑態度。當不受李宗仁直接管束的區域中的大多數軍政官長給代總統的命令一個不理時，對於李將軍的「革新」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也就愈來愈多了。

可是，那時候我們依舊相信李代總統是眞心想實施他所宣佈的革新方案的。我們認爲假如李代總統想利用目前的地位增強他的政治資本，他就非實行較自由而開明的政治不可。我們想，除非新的一個採取一些爲民衆所歡迎的驚人行動，老百姓們除了覺得舊的一個更精於玩政治之外，在新舊總統之間將找不出什麼不同之點。當李代總統宣佈革新計劃時，我們心裏想，這就是兩人的不同處了。

我們還不敢斷定李代總統憑什麼希望別人稱他做革新總統。可是，我們已經不像過去般敢於確信了。我們自然不能因爲少帥張學良還被監禁着而責備代理總統。台灣省的主席畢竟是蔣委員長的心腹，我們可以想像，李氏的命令如果不能取悅於委員長，就會像投在石牆上的小石子一般，在陳誠省主席身上彈回來的。

可是，據我們所知道的，南京城多少是在李代總統控制之下的了。據說他的伙伴，那位多年來也曾化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以求獲得「進步份子」聲響的白崇禧將軍，曾派了自己一部份的嫡系軍隊到南京去，予李氏以實力上的支援。可是李將軍的革新法令，似乎就在南京城裏也不曾發生多大效力。

二月一日，有一羣「穿黑外衣」的人衝入南京一家叫「人報」的報館，把報館中的器具設備全部搗毀，據說因爲該報刊載了一項新聞，說警察局的一個高級官員企圖把他部下的薪餉席捲了逃跑。下一天，首都衞戍總司令部的發言人宣佈當局已將該報查封，一部份職員被扣，因爲該報「造謠惑衆，企圖搗亂社會秩序。」

我們對於南京人報並不熟悉，因此不大明白該報和這事件的背境如何。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南京在表面上一點也沒有改變。一羣羣「被迫害」的公民去搗毀「侮辱中國人民」的報館，而警察和憲兵們，却就在那時候從容隱退到附近的茶館裏去，因此「不曉得」有不法之徒在破壞法紀。無理由的封閉報館，拘捕職員，也繼續在發生。總統也許是換了一個了，但是從種種象跡看來，南京還是老樣子哩。（二月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

省省力氣吧

聽說國軍當局正在上海市郊築造防禦工事，並且還要加添大砲和裝甲車。我們對於這些消息雖然發生興趣，但却並不高興。

關於在上海近郊築造防禦工事這件事，當局大可替我們大家省省錢，省省力。我們不渴望上海外圍發生最後的保衞戰。如敵人逼得這樣近了，就請他們進來喝一杯熱咖啡吧，用不着同他們爭辯什麼。

他們也許看到當年日本人曾經在上海近郊築造工事，認爲自己應該和大日本的天才軍事家媲美。但是他們也該記得，日本人從來沒有機會利用這種工事。並且，這種工事就是在廣島和長崎也不見得會有什麼用處呢。（二月十二日大美晚報）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